

艺术化人生(外二则)

□钱谷融

科学对我们说：“人生是值得认识的。”而艺术，那位最多情的美丽之神，却更告诉我们说：“人生是值得过活的！”在这灿烂华严的大千世界上，哪一处不有着惊心动魄的美丽场面？只要我们有勇气，只要我们够聪明，那香冽的欢愉之酒，是从不对我们吝吝的。这世上还有比人生更值得投资的企业吗？还有比美丽更值得争取的锦标吗？比起一个美丽的人生来，什么事物还会有更大的价值呢？为了一个美丽的人生，什么代价你还会不愿偿付呢？这世上最可珍贵的艺术品，最值得尽力雕琢的艺术品，就是人生，就是这光怪陆离、灿烂辉煌的人生。我们看谢安，看李白，看歌德，看悲多汶，他们的一生，不就是一首美丽的诗歌吗？珍视你的生命吧！不要把金色的岁月，如露的青春，去谛听那拙劣的谎语，从事于徒劳的挣扎。我们的生命里包藏着一切的神奇，孕育着无限的奥秘，热烈地如醉如痴地生活吧！不要犹豫，不要畏缩，我们要活它一个痛快淋漓！

自然，在一切精美的事物的后面，都隐藏着某种悲剧。你追求着美丽，同时，却也得到了痛苦。当孔子在川上，对着那滚滚不息的流水而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清亮如明珠的叹息时，当陈子昂凭登幽州台而脱口吟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美丽的诗句时，他们的心头是怀着多么深沉的寂寞的哀感呵！希腊神话里的水仙之神，临水自鉴，瞩望着自己美丽的影子，也因无限的眷恋，无限的渴慕，而终于憔悴以死。然而为了悟彻一个“宇宙永恒，人生无常”的真理，为了向往于一个美丽的王国，这眷恋，这渴慕，却又是多么的温柔，多么的迷人呵！它正是拉芳丹(La Fontaine)所说的“惆怅的心的忧郁的快乐”。不但不叫你畏惧，更会叫你它对它发出衷心的感激，产生无限的向往。你甚至愿意把你难得的生命都交付给它。还有比这种温柔的悲凉、缠绵的忧郁更能使人感到满足、感到淋漓尽致的吗？

“美的追求是生命的真正秘密。”王尔德的这句话荒诞吗？不，一点也不。那为后世人类所赞美歌咏、低徊不绝的希腊人的生活，不就是始终以生命的美化为着眼点吗？希腊人就因为胸中常存着对于完美的追求，和对于欢愉的渴望，所以虽在万分愁惨的境遇中，终不至沦于悲观而变得颓废潦倒、一蹶不振。他们认定生命是一首美丽的诗，里面蕴蓄着无限雄奇壮烈的浓情，激荡着万般惊心动魄的节奏，锦绣明媚，壮丽辉煌，他们流连讽诵，尽情乐享，不禁便烂醉于其中了。然而他们也知道，痛苦是生命的根身，在走向完美之境的过程中，是万万闪避不得的。正像一首美丽的诗，在它生动的妙趣流露之前，诗人雕塑意象，引惹幽情，胸中也真有说不出的矛盾冲突，感愤愁苦，必须不辞劳瘁，继续探寻，等到意境成就，才能领略其中的幽趣而兴会酣畅起来。因此他们对于环境所加于他们的痛苦，非但不存临时苟免的侥幸心理，反更挺起心胸，怡然忍受，激发出沉雄深厚的奇情，据以点染生命，遂使生命的狂澜，横空展拓，入于美妙的化境，透露酣畅饱满的气息。最后他乃挟着欢乐的心情，攀登金色的高峰，以艺术的壮怀，来歌咏生命的胜利。这种精神不不够我们惊叹、向往，起而效法吗？

创造你的生命，像创造一首诗，一支曲，或者一幅画吧！你要用最艳丽的辞藻、最激荡的旋律和最新鲜的色彩来勾出你生命的伟大杰作。这

搅人心魂的花花世界，要没有千百万欢欣狂醉的灵魂歌舞其上，实在是大可诅咒的杀风景了！

乐享你的生命，像乐享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吧！你不要忽略任何一个富于暗示的字眼，不要错过任何一个供人低徊的顿挫，也千万别遗漏了任何一条放射欣喜的线条。艺术是人类最值得夸耀的财产，它提高了人类，解放了人类，它引导人类到一个理想的王国，无欲的仙界。它使人类变得高贵、聪明而又神圣。就是因为人类有了艺术，人类才能做世界的主人。世界是我们的，我们要善于经营它，加意装饰它，而最要紧的是要用艺术来美化我们的人生，使我们的世界，格外的灿烂，格外的神奇、壮观！

1945年4月，九龙坡

桥(代我的人生观)

一座座虚妄的桥呵，装饰着人类的梦想！

桥，是引导你从希望走向满足的唯一媒介。多少英雄的雄图壮志，多少情人的真情挚爱，为了没有引渡的桥梁，都烟消云散了！你没有听过那美丽的牛郎织女的传说吗？“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千古的伤心，就为了缺少一座桥梁！

谁能完全实现他的希望呢？谁不为缺少必要的桥梁而苦呢？在人的的一生中，一个个都免不了要时时尝味牛郎织女所感受的苦况。

人永远有希望，因此也永远不愿死去。他勇敢地剥蚀着自己的青春岁月，想用它堆砌成一座桥梁，好让自己把希望化为现实。不知桥未筑成，而自己短促的生命，却快要走到尽头了。也可能在他未死之前，他竟踏着用自己用生命砌成的桥梁走过来了，但是在桥这一边的，果真就是他的希望的实现吗？谁都知道，只有想象是美丽的，当想象成了现实时，就索然无味了。跑过桥来以后，他的希望幻灭了，梦想破碎了。然而另一个希望又在他的心头升起，他继续着用黄金似的岁月，来为了自己建造新的桥梁。于是再是一次幻灭，紧跟着又再来一次新的希望。一次又一次，永是这样的持续不断，永是这样的再接再厉。这是造物导演的历演不衰的悲剧。人生原来就是一串串希望与失望的连锁呵！

这样，我就算懂得人生了吗？谁又不和我一样的聪明呢？而他们都还在活下去，都还在产生各种新的虚幻的希望，让我也永远存着虚幻的希望而活下去吧！自然，我也不免有些可怜我那短促的生命，只是用来造成一座座引向虚幻去的桥梁。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1941年

我的老师伍叔儆先生

我经常深切怀念着我的老师伍叔儆先生，他是我一生中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人。伍先生是蔡元培先生当校长时的北大学生，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同时。1938年我考入了当时内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读的是新成立的师范学院国文系。一年级时不但没有本系的教师，连系主任都没有，只能与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生合在一起听课。到二年级时，当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才请了伍先生来担任我们的系主任。伍先生很开明，颇能继承蔡元培先生兼收并蓄的精神。他自己是爱好汉魏六朝文学的，戏说他治的是“衰”文(苏东坡曾称韩



愈“文起八代之衰”)尤其善写五古。可他请教员，却能尽量罗致各方面的人才。先后在我系任教的有罗根泽、孙世扬、顾颉刚、乔大壮、朱东润等人。更其难得的是，中央大学中文系一向是比较守旧的，只讲古典文学，不讲新文学。新文学和新文学作家，是很难进入这座学府的讲堂的。可伍先生完全不管这一套，我还在校的时候，他就请了曹禺等人来教课，请了老舍来演讲，我离校以后，他又请了杨晦、吴组缃、吴世昌等人来任教。伍先生曾在中山大学与鲁迅同过事，一向很敬佩鲁迅先生。听说他离开内地后，一度曾去日本教书，教的课程中有了鲁迅。他懂英文，有时去他房间，看到他手里拿着正在读的往往是英文小说。还知道他常通过日本的丸善书店从国外购买书籍。他与外文系的楼光来、范存忠、俞大镇等先生时相过从，与历史系的沈刚伯，哲学系的方东美、宗白华等教授，往来尤其密切。平日跟我们闲谈，也常常是古今中外，出入文史哲各个领域，真是海阔天空，鱼跃鸢飞，其乐无穷。完全没有那个时代一些教古典文学的中文系教授那种严肃古板、道貌岸然的神气。

他那时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十分简陋的教员宿舍里，他不愿吃饱饭，一日三餐，都是在馆子里吃的。好在那时教授的工资高。他又除了有时候要寄些钱给外地的两个孩子以外，没有什么别的负担。有时他上馆子吃饭的时候，也常拉我陪他一起吃，而且常常一同喝些酒。他喝酒不多，主要是为了助兴开胃。吃饭时，当然也是无所不谈，但他都只是即兴式的，随随便便地想到哪里就谈到哪里，从来没有预先存心要对我进行什么教育，更绝不摆老师的架子；甚至连他连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这样的观念也十分淡薄。他真率、自然，一切都是任情适性而行，他不耐拘束、厌恶

虚伪。有时讥评起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和一些喜欢装腔作势、沽名钓誉的学者教授来，真是妙语如珠，穷形尽相，入木三分。师范学院国文系有一门必修课叫语文教学法，也许是因为一时请不到合适的人来教，也许是他的心底里根本瞧不起教学法之类的课程，他就自己来开这门课。他在这门课上讲什么呢？讲《文心雕龙》，正经地讲《文心雕龙》。决不因为这门课程的名称是语文教学法，就生拉硬扯地在每堂课的开头或结束的时候搭上一二点没关教学法的话头或事例，去装门面骗人，应付学校。他仰慕魏晋风度，却从不把魏晋风度挂在嘴上，可平日举止，确乎能比较地脱离形骸，适性而行。尽管所谓魏晋风度，即便是当年的竹林名士以及稍后的清谈胜流，在显幽烛隐的“科学的”解剖刀下，也难免会露出些不堪入目的本相来。伍先生自然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胸无纤尘。但在那举世滔滔、满目尘嚣的黑暗年代，确有一些读书人能够耿介自守，不肯同流合污，为社会保存一点正气，这不也是大可令人欣慰的事吗？伍先生就是这些读书人中的一个。所以，他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不但十分可敬，而且是可亲可爱的。

我作为伍叔儆先生的弟子，由于年龄差距太大，我当时在各方面都太幼稚，无论对他的学问，对他的精神境界，都有些莫测高深，不能了解其万一。不过他潇洒的风度，豁达的襟怀、淡于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飘然不群的气貌，却使我无限心醉。我别的没有学到，独独对他懒散，对于他的随随便便、不以世务经心的无所作为的态度，却深深印脑海，刻骨铭心，终于成了我根深蒂固的难以破除的积习，成了我不可改变的性格的一部分了！

(选自《散淡人生》，2001年3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